



山陽遺稿文

三

和16
384
3



山陽遺稿卷之六

明正德七年十一月六日購求

賴襄子成著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啁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索
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
者彌天地亘古今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
主之所以文而治亂興亡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
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啁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

同會

和 304

卷之六

山陽遺稿卷之六

文

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踐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行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喁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敕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蛭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万里

外泰西諸哲匠。旦暮相遇。以論彼人身之條理焉。則孟符之理。固不可無窟窟也。是可以爲記歟。抑所謂條理。與萬里外所說。如合符節。何哉。其所以然者。必有在焉。是恐泰西之所未能揣焉。侘日或得造子之窟。吾將與子論之。

西之... 里... 之... 夫... 代泰西...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
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
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窻小几琴書整整見一石高尺有咫
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閒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
竅穴窈然為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
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
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為
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
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

非復羲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桃源者，真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曲肱甕牖，人以爲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

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窟，視如大廈，一綫之路，眎如康衢，彼之所長戚戚，我之所坦蕩蕩，掉臂而行，容膝而居，苟寓其意，何往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閒。先生玩之南窗下，瞑然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爲萬仞大，萬樹桃花夾碧灣。老稚雞犬如所聞，衣冠真慙存古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爲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百岫黑獺據渭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緒

入腥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
桃源移與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
隨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勉宿君玉堂冷徹骨夢醒
蘧蘧在君室枕頭依然小碗峨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爲柴栗山先
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士戍十月望置酒賞月尾藤博士以
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貽鱸魚以佐酒蓋盛舉也會中津
文學倉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五色洞聳拔嵯牙峰
厓盡具是夜齎示先生先生詫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
宜爲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
爲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卽世而此石併卽夜
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徵余
爲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

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其末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千尺，不可挈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閒，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教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

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哀聚之，猶元祐群賢之有司馬又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侯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堂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爲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旣爲作託，又依先生原韻，爲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溯回之意也。

黃岡山待蘇公樂，虬龍虎豹供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

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
垢來相逼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
寄蘇魄非學泓崢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夕月底酌酒尚
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石之所
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以慮七十
餘家舶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
罌缶薦包席裹署號於上而其號爭新鬪奇歲更月革務
刮人目聳衆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
角狀而已自昔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
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
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
其家世通藉於平戶侯侯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
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

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醜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
渝則久非如醜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夭然也
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醇居第一流所說仁耳
義耳俯視楊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
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
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今主
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
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
爲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
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上氏之造如澠者翁張之數

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
不知酒有劍菱而某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
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
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爲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有可
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同躋壽域
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極其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桐陰茶寮記

吾同鄉小野誠立宅在二橋間街中屋舍偏仄室前闕庭
厓數弓誠立嗜煎茶就鑿井自汲井甃與屋礎爭尺寸而
桐生其間漸成拱把數年而十圍至以根代半甃行街上
者或見其梢夏陰滿庭井水成紺碧覺倍其冽秋葉夏風
與輓轆相答月痕在水顧而樂之因扁曰桐陰茶寮世所
謂茶室專潔淨非不凋之樹不冝栽桐雖或栽其大葉黃
落黏砌意所不甚喜如誠立不然也誠立嘗學點茶儀頗
究闡奧久而厭之以爲茶將以娛也而點之者其礼苛縟
室有制樹有式器用有品非習其法則躡非費其貲則絀

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
瓷甌，苟有卽辨水河而火活，蠃眼起，魚眼起，投而啜之，可
也。跪啜可也，踞啜可也，倚且臥啜可也。夫我之桐，不栽而
遂，茶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蓋有類
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
煎其葉，爲茶一耳。耽則爲累，何有彼此？誠立己舍彼，取此
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鞅，掌儉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
爲娛尤深，則縱令爲彼，彼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乎？又猶此
桐之生，偏側中，能自引拔，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
爲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
樓。乙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旣葺以竹，自
椽椳欄楯，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
當國，以儉爲政，百弊盡革，居第敞，不敢脩，而侯時來臨，莫
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
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
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
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
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創意爲之，用心有在。

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宜急雨。宜密雪。宜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外皆竹。快心悅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葺。得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元之此。雖東西于役。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並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葺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竹。伐而復生。剗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蓋也。君之竹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爲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

寬永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河原院莊。今之別墅。卽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填咽。距河頗遠。引其漕渠爲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爲殿榭。外周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爲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似也。而襄之作記。爲不稱矣。然以此園而名以陶詞。旣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必辭矣。但襄識枳殼而已。未覩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

面爲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
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門西一逕
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循水水忽大混漾如無際曰
印月池池有二嶋右曰臥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
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縮遠亭上亭
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
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
株曰雙梅簷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
東與臥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讌於塢時畱客於亭鳴鐘
報茶熟也乃舫舟亭下泛池繞二嶋而北抵一橋有屋覆

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
潺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閘終再憩軒上然後
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丈山翁謀而成之者名
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爲淵明栖託柴桑其
園所謂三逕就荒松菊僅存於此園也何翅蹄泔之與巨
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
梅不止雙也而縮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
今則園中樹木蒼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
降又幾乎十世宜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閤之事排
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材盡歸於此將相

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歟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知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間萬事為夢與幻者宜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笑猶驛鈴馬語也而昧者以為可憑憧憧往來經營攬搏求田問舍為長久計曾未幾時契券模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不

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擘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蘊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爲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爲鴻雪處乎、而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毋論爲鴻雪之歸也、雖然、余余可以記已、

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

余可以記已、

鏡背輿圖記

北野菅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輿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爲珍玩六十六國國署其名旁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爲品字者承之隱起代鏡鼻故所搨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子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

之亂何所不爲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爲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爲之乎而管神忠臣之靈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爲豐氏號是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爲也肥州佐豐臣氏耀武海外既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畫與對曰彼我少時所艦而渡也指其豐與筑曰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既而自鑑於其面曰吾老矣蓋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親見

肥州也遂屬我爲之記因書其所問荅於圖下返之

山陽遺稿卷之六

畢

山陽遺稿卷之七

賴襄 子成著

記

耶馬溪圖卷記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
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
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
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偶還寓豐後隈邑臘月
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
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人

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筍，轟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關，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枹陔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

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燭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淳膏凝碧，峰影為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舍公，余故人，族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舍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舍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舍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

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
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自
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
生長此土宜不貶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含公奮杖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以峰容樹
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沂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
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
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
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

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
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
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
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
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
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
或不誣也已卯之臘肱橐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
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
笨拙不足狀其髣弗况画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

者踴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為海
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為含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
吉亦好山水請為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
路雷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
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
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

笑社記

余嘗與二三友人飲酒而樂哄然而笑又旬餘相謂曰前
日之咲可復尋乎遂以笑相命會曰笑會社曰笑社或聞
而笑曰社之有名必有義也以咲名社不亦太淺易耶余
笑而答曰子所以為易吾所以為難也唐人詩曰人生難
遇開口笑又曰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夫使
笑而易事也則何謂之難遇而屈指數之於三旬閒哉蓋
會心之友難獲適意之事難有二者合矣可以一笑矣而
不會於其時笑終不可成矣咲其不難哉電曰天笑颺曰
海笑以天與海之冥漠猶有時而咲矣春山如咲是山亦

有時而咲矣。人其可無咲也。人亦有不幸欲笑不得者。衛君以一頓一笑爲大。故是終其身而笑幾回焉。奚啻一月哉。故位愈高則笑愈難。吾儕小人猶幸未難於笑也。故以我之得笑笑彼之不得笑。猶之所鷄笑大鵬邪。各安其分。各樂其樂而咲其可笑。是我黨之笑也。苟不可笑而笑。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將以求分外之樂。不爲鬼神所咲者。幾希。則謂之辱我笑矣。我社之相盟於笑。其義如此。子乃易而咲之。吾笑子之咲。吾笑也。或笑而去。終書其語。示社中之士。且誠而約之曰。我黨之笑。不可不自重也。夫陶陸處士也。惠遠山僧也。一回之咲。其聲乃聞數千載。不啻廬瀑。

之暗底。是無他。獲可笑之友。而有可笑之事焉。爾陳圖南聞陳橋之變。則大咲墜驢。是圖南會可笑之時也。我二三友人。同生於驩虞之世。唯咲之謀。誰知得此笑之難哉。然則相逢相遇。筦然銜杯酒。不必醇。肴不必肥。絲竹管絃。不必資。咲也。夫巧笑之倩。歌以侑觴。人誰不樂。而或以一咲傾家國。非資我黨之笑者也。如我黨則所謂巡簷索梅花笑。可耳。而一回之笑。宜必有詩以紀其咲。勿使梅花笑我。寂寥也。皆笑曰。諾。是爲笑社記。

上堂入房、攀梯登樓、几案瓶爐整然、有展書畫者、聚首評
者、揮毫者、捧硯立者、樓又一層、露臺匝之、置渾儀風竿類
其前、雲梯如虹、蜿蜒而上、到最高樓、生凭椅、美人立侍、裙
帶縹緲、樓下兩筵、一爲詩筵、隱几檢書、憑欄撚鬚者、一則
裙釵醉舞、吹簫拍板者、下以一大樓受之、醉客雜沓、杯盤
狼籍、鬪飲拙戲、行酒執炙者、各盡狀態、而大樓下、卽嚮舞
筵也、其結構有條理如此、而稅櫺欄楯、各應繩墨、楹必方
瓦必圓、瓦或雕龜若龍、介鱗眼爪皆備、瓦際時有數雀、相
顧啁嘖、其乳者、離巢而飛、余眼不能睹、以鬢隸就明睨之、
又聽生之指說、纔得辨之、嘻、信矣、有客同觀、咲曰、技雖妙

哉、得非無用乎、何必就方寸物、備此群品、枉費精神、而先
生又作之記爲、余曰、不然、是彤山借此曉世也、世之人、溺
於富貴功名、以此爲大焉爾、五十年將相意氣、籠蓋天下、
不過一夢、籍使非夢、自至人視之、直蟻營耳、余修外史、倣
彼國策史漢、歷敘鎌倉以來興廢、其事可謂大且夥矣、嘗
按地球圖、亞細亞一洲、不能掌大、至於我邦、以指指之、蔽
而不見、比此象墜、更小矣、而數十英雄豪傑、流血如河、積
骨如山、以爭此指大物、至其得志、城闕連雲、宮宇障日、姬
妾驕從、千乘萬騎、亦不過就指大中爲之、而後世津津談
之、屑屑敘之、其爲無用一也、而余修史二十餘年、累三十



萬言而不能悉舉，彤山以方寸悉之，數閱月輒畢工，其敏如此，不可以不記而傳之也。遂記彤山丹後人，姓小嶋，名旭，天資善彫，造此時年甫二十，其人真率好談笑，卒逢者不意其巧思縝密能然云。

九霞樓記

豫與藝防隔海相對，南北數百里，余藝人也，記在鄉日，每出遊南望，見如黛色者，橫亘天際，蓋皆豫山，輒思一往探其勝，而不果，已而西遊過防及長，至豐，左顧豫山，其青未了也，豐比豫其遠倍蓰，余足及豐而不至豫，豈山水於人固自有緣邪？今茲豫人松田渙卿以其所居九霞樓圖來示，請記，余欣然展圖按之，樓蓋在州三津灣，屬松山藩，為大港，樓據其南，舟船輻湊，魚市雜沓，而樓南海岸皆松樹，鹽田村寺隱見其間，喚之可應，愈南得城墟，墟以西山勢出海百餘里，曰佐田碕，樓北大埠，與磯背對，乃為港口，磯

之北曰高濱洋、蓋東西舟路、帆影出沒、洋北陽嶼最近者、曰赤崎、曰由良、稍遠而高者曰興居、興居以西、諸陽屏列、蔥翠在眼、以與佐田碕相抱、以供樓之望、而其閒水波渺然、其淡碧點綴、如斷如續、如在如亾、則藝防諸嶺、而尤遙者、豐之湯岳也、余於是歎而自語曰、此喚之可應、蔥翠在眼、非吾往隔海望之、如黛者哉、而其斷續在亾者、乃吾鄉土、與吾足跡所及、非邪、對圖恍然、亦足以慰宿昔、烏得不應請記之、余雖未審九霞所以得名、而九醞流霞、古以目美酒、則意樓上常有此物、而樓下魚市、萬鱗潑刺、樓主人日擊鮮浮白、以恣海山之觀、可知也、余他日理棹省鄉、或得風水之便、由高濱洋、直到樓下、共其一醉、倚檻指點遠近、以實此圖所見、乃可以真逞吾志焉、而其所記、將有詳於此者也、渙卿其蒞之、

然其言亦新微其趣之
其以實此圖也其下以具其志而其餘皆其
其風水之野由高窺判直徑於不共其一維尚
其

無邊風月樓記

桑名老矣樂翁為東六條氏親書顏其燕居之樓曰無邊
風月云而囑襄記之襄嘗受知於侯欲問其所以名而侯
已逝矣乃私以襄意推之作記曰夫蓬蓬然起橫過萬里
無物不靡者風也離離然出經天而行化萬象之塵濁而
使之清者月也月之所照風之所被誰知其際涯哉故曰
無邊天下之物莫不有邊山有邊也水有邊也草木國土
有邊也唯天為無邊天象之無形而成形者莫風若焉其
無色而成色者莫月若焉故曰無邊風月雖然風自風也
月自月也必關於此樓而此樓不能獨有之也又何得

獨取爲名耶、非唯此樓不能有之也、天下誰能有之、今有人焉、仰而指月曰、是吾之月也、指風曰、是吾之風也、有不咲其妄者哉、無他、以其無邊也、公侯之國、擁山跨河、可謂大矣、而所封各有其邊、不能領無邊之風月也、帝皇王霸則更大矣、盡四海之內、究舟車之所通、而其所御亦不能無邊、不能管無邊之風月也、夫然、彼風與月、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也、苟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則是無主之物耳、雖布衣匹夫如襄者、得取而玩、以自號稱焉、而況於此樓乎、主此樓者、無帝霸之權、無公侯之封、而天下萬衆之心、喁喁然常嚮之、取法於蔥嶺之西、而變化之扶桑之東、教

化所被、無有際涯、其無形而成形、無色而成色者、猶夫風與月也、夫有雨露矣、雖無風、可也、有日星矣、雖無月、可也、而舍月與風、天地功用、恐或不全、斯教之於帝霸公侯之治、如無益焉者、而或助之冥冥之內、亦猶是歟、宜其以此名之、烏知樂翁之意、不在於是哉、夫以天下萬衆之所嚮、何欲而不成、夫佛殿之宏壯鉅麗、四方所瞻仰如彼、可以見焉、而其所燕居、則結構狹小、僅容二十席、而畫爲四室、開其東南、而西北穿牖而已、而風之簸蕩、四郊草木、偃仰調刁、與夫月出三十六峰之上、百萬瓦屋、悉成銀色、皆可坐而瞰之、故不用大也、

則易入、俯而令者簡則易從、賞簡則德不忤、罰簡則威不
媿、不寧唯是、吏簡則勤、兵簡則精、用度簡則物力贏、賦稅
簡則地利集、簿領簡則姦蠹易防、一不簡則百弊雜出、故
善從政者以己之簡治物之不簡、治之之久漸釐其不簡
而致之於簡、而其不善者反之、余儒生也、非更家國之事
者、然以吾所業推之、六經之文可謂簡矣、有注之者、有注
於注者、有以爲未可、而別爲之說者、紛焉擾焉、費讀者之
心目、而經之旨日昧、必芟剔之、拔其正文、平其心觀之、然
後古立言之意出、夫創業者之立法、猶聖人之立言也、易
而淡、約而廣、較如畫一、不可無此也、如此而可也、及至叔

世、視爲大簡、日附益之、以求具備、事可併也、而分之、物可
單也、而複之、有不必襲之典例、有不必備之儀衛、一事不
理、輒置一官、一利可興、輒開一局、如拊駢、如疣贅、如蝟毛
聚、而政受其弊焉、國由焉貧、兵由焉弱、皆不簡之患也、抑
勢也、不可驟釐之也、雖然、苟反其立法之始、而淡求其意、
覈其變遷與增加、較其利病之所底、參之古今、所以興衰
治亂、融而會之、定之於心、以此治之、如利其觴、以臨亂絲
已、藩之先君、當草昧雲擾之際、出一言、以斷大策、其嗣君
又出一言、以決難決之議、彼發言盈庭、甲是乙非、皆不素
定者、能以簡治之、兩公之所以自經紀其國者、蓋亦如此、

舜卿之在此齋其無事之時也伏讀舊章靜思淡念有以
定其簡之在己者則何繁之不可治也臨事而求其簡自
簡其簡耳非能簡也舜卿欲書其言置于齋壁余喜其好
善有容不辭而書但恐吾言之猶不簡也

鎮海園記

長門侯新築別莊曰鎮海之園在江戶東郊瀕海處蓋東
海彎入八州之腹信毛諸水萃而注焉而江戶正踞其口
其東南面填蘆葦沮洳之地以布郎第街衢升平日久人
煙填咽海水以上屋瓦連天不餘尺地是以苟欲新置園
莊恣眺覽者非更填海波則不可侯故於此地請得鹹鹵
數百畝以為暇時游豫之所已而又請就其傍稍填海水
為平地者都二十四萬步鑿池其內以淪鹹水施閘蓄泄
輦其土以為山亭臺堂宇以至調馬之埒學射之圃皆備
有三十六景經始于文政甲申之秋越乙酉春二月成時

侯方告老不歸其藩而居于此地係葛飾郡郡古屬武藏後屬下總在刀根墨陀二川間二川所謂萃而注海者而刀根爲本中川關在焉墨陀爲支兩國永代諸橋架焉此園東距關三里西距永代橋倍之其與正郎雖甚隔絕舟船往來半日可達園隔海斜與品川對品川迤西百万屋宇如蜃樓湧起而富岳及信武諸山出沒其上顧望總房之岸巒灣于東七道船帆望都而來者皆在指點之下侯旣坐領此勝逢美日良夜輒又自開口呼舟而出與其督御俱下網捕魚至天寒則不復出園中而弋獲鳧雁鴻鵠所以樂老於此也於是遠寄圖徵記於襄襄嘗東游矣想

其形勝欲以應命特以爲鎮海之名類官戍屯衛之號非所以名娛樂之地請改而後記之而未得可更也己而曰仍舊可矣夫侯之國已藩屏我邦之乾維當朝鮮兀良哈諸蕃之衝是鎮海之著者也東邸在郭內又創此莊于郊規模宏壯據河海之口扼關梁之間豈獨游娛云乎亦足以爲國家鎮此海爾夫以侯之旣告老宜淡簪細纒之居婉婉之左右而輒脆之衣食而已顧鋤治此郊陬之區親馳驅漁獵之事幾有陶公運甓習勞之意可不謂老益壯耶蓋不如此不可以鎮海也

山陽先生遺集卷之二
萬象園記
我 萬象園記
紀移封藝也特 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 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 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 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 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 令嗣為 今
主君思 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 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 府城與柞原竝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 本府

萬象園記
我 萬象園記
紀移封藝也特 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 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 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 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 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 令嗣為 今
主君思 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 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 府城與柞原竝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 本府

地較曠達有兩水東西夾城入海東者。公園據焉西者。又分爲兩派而。君別業在其間最南處距海近所望甚。豁引川水爲池曰降鶴而構堂其北曰南薰以其面南也。下堂趨池者曰衆妙門而自東入者曰尋芳環池而南曰梅花坪曰櫻花塢曰秋錦坡曰快雪墩以各占其勝池中。有洲曰小瀛又一洲栽松曰翠雲阜其可憩者曰一新亭。曰眺濤榭曰臨漪榻曰安懷廬曰知艱舍又有學射之圃。調馬之埒池之東曰夕麗巒東南最高可望遠者曰極目。岡登岡而望海水混漾草津巖鳴之山巖辭於西迤東能。水仁保諸嶋含煙帶雲以與匝郭人家入港賈帆出沒朝。

曦夕影之下變態萬狀又如呈勝此園者因合而名之曰萬象之園皆。君與襄輩商議定之云及其未定往復至再至三恐或犯。公園之名也足以見其平素之謹慎已。襄謂此景象者君臣之所共也雖不同名而實則同昔者。君之祖宗從。清光公於庚子之役先登岐阜之別堡城陷實由此又從自得公於櫟井之戰亦爲軍鋒以効力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國論大議造膝贊決者蓋又有雖藩人所不知焉。淺野氏之享此山河領此景象豈非君臣相扶之力耶不然前之享且領焉者宜有而不失矣而今何如哉凡大臣

之於國嘗其其艱難故分其祿利既分其祿則必同其憂
然後可以相與保其山河於常久今古皆然况在同族者
乎□君游此園觀此景象輒念及此得不惕然歟以□君
家之甲我藩而謹慎如此加之以惕勵以副□一藩之
望至如襄輩雖汗湯於外心常在□父母之邦者亦將有
倚安焉因謹併書以爲之記

遊騁樓記

攝富田有勝田氏築莊名曰遊騁而請記於余余以其名
爲不雅馴久而不下筆也今茲上巳偶觀蘭亭帖至遊目
騁懷極視聽之娛撫卷而咲曰莊之名蓋取於此也因憶
莊主之說其勝概曰樓北負山東南平郊極目所望山嶺
自兔道鷲峰迤邐而南爲生駒爲葛城金剛如三笠倉地
如高野金峰亦依約可指而其中則大瀆洋洋乎兩都之
人舟船往來常在几席其歧流者柳河至玉川之棠白膠
木之楓亦以時吐芳呈彩於其間樓前又穿池種藕與蘋
放魚觀焉置酒煎茗日呼客焉以樂太平其言如此嗚呼

余每讀右軍此文，以爲遊日騁懷，當在郊原之闊，山河之雄者，如彼山陰，雖有崇山峻嶺，蓋地勢迫蹙，非覩峰巒之全體，孰與此莊之盡挹三州群山之翠，彼可玩者，茂林脩竹，與激湍映帶左右而已，孰與此莊之瞰大漠於畿郊，備春秋卉木之觀，蓋彼處偏安之江東，舉目有山河之異，塵得此等之境，強暢其情耳。我二百年海宇熙洽之時，天當朗於彼，氣當清於彼，而占中原之中，舟車四達之衢，所謂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者，不在彼而在此，此可謂之遊日騁懷已，莊之所以名稱矣，吾可以記矣，遂記。

石香齋記

石香齋者，木戢君子簡讀書處也。君家傳奇石，沈香所化，其祖大心君得之韓人，云木戢氏世爲彥根藩正卿，本楠氏，楠廷尉有曾孫，從南朝王子居，勢至六世孫透玄君，仕參河，命領甲斐舊部，以隸藩祖，累功至享封本藩，託孤寄命，功在天下，其嗣爲大心君，從大阪役力戰，至銃丸鑿股不出，今猶傳其戰襖，有銃痕血跡者，及它刀槊，而香石伍焉，蓋以藩當畿甸，脇要韓人來聘，必過，因得接伴，結交知事，洪東澁交最篤，見其雅好書畫，弄筆墨，遂贈以此，其勇整以暇，又與世俗異嗜，可以知也。爾來九世慎守，以至於

君寶愛甚至，遂特築小室奉之，而讀書其傍。請余記之。余得觀其石，長咫，高半之，木之筋骨獨存者，自成峰壑，皴裂堅剛如鐵，重不可輒舉，而香氣馥烈，觸手不散。嗟夫人之忠孝傳芳百世者，出於天性，沈淪百轉，為物所盪擊齧蝕，愈激愈堅，身可化而心弗可變，不猶此石也哉！夫延元正平之天，定於慶長元和，今之王侯將相，多昔忠義之遺種也。君之祖亦然，其所仕亦然，其所仕之所仕亦然，然而其義勇勳績，又足以光前垂後焉。則此石之歸君家，感其類而然，不可以其出海外外視之。君家所傳鎧袍劍槊，祖先之身擐手揮者耳，而此石則其心膽也。何哉！曰：堅剛曰芳烈，反之則脂韋也，邪穢也，辱祖累孫，遺臭不滅。凡若然者，歷載於君之所讀者矣。君讀之於石之傍，而斷以乃祖之心，吾復何言哉！是為石香齋記。

山陽遺稿卷之七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八

山陽遺稿卷之八 賴襄子成著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方今邊徼其互市在正西其面而防備地方別在曰西南曰西北曰東北而東北稱最要重云蓋鄰西南者如黑子耳鄰西北者地雖大其人窳弱不足畏獨接東北者大倍蓰西南者強什陌西北者其北又有強倍蓰此大不翅什陌此者而此蔽焉所以為要重也今茲吾所識大原雲卿應東北之幕辟往為其賓僚雲卿與人而居於京貌瑰奇

多技能而其中有幹畧頗稱知兵曉虜情幕中有薦其可
備諮謀者雲卿慨然有酬知展効之志不辭而往寄書告
我我壯其行爲文送之曰雲卿行矣備邊重事書生何知
雖然吾聞之也彼接我壤者窟海澨而居漫眉于思唯弧
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擲于海以食緩之則糜急之則跳如
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稅乎其窟苟有信焉天
下自此多事矣彼窟也不可穀也不可帛也稅而獲之臘
肫之齊乎蠟虎羆之皮乎曰采其金也苟穀與帛之富實
何以金爲吾恐其所得不償所失也雲卿通彼之情者不
惑於此固也抑亦仍其舊因其俗作術於漸以懷柔之乎

彼將負其弧矢匍匐而來恩威所結如膠漆然乃可以懾
壓彼強倍蓰此廣不翅什陌此者矣行矣雲卿若我延曆
天喜之事其時勢與今異則吾不復陳之雲卿雲卿亦讀
彼先秦與漢之際記之乎彼燕趙與胡接也而未必患胡
及嬴劉合天下自與接壤則鯁鯁然每有北顧之憂而如
騫也相如也又無故生事其禍蔓矣今也三邊各有所委
不以憂國也憂在於受其委者况其最要重者乎雲卿當
思分任其憂勿更加之憂可也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為序文內容）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鎌倉五禪寺皆建於北條氏時而淨智之建最後最後建而最先毀蓋其開祖大休之渡海正當貞時執權之日得其值遇以初此寺草創未幾而有元弘之事鎌倉兵燹同歸灰燼所以最後建而最先毀也其後足利氏與上杉氏伊勢氏迭宰關東每不能復焉名為五山實闕其一以至今日建橐以還百廢皆興興廢繼絕之政不遺方外於是乎列刹均訢願補其闕而淡海珉山禪師實董其事云吾來平安也遇禪師於長樂精舍見其神定恬淡而能應物心偉之也今之往又見徵言夫舉五百年中英雄豪傑之

所不能復者而屬之一比丘手其事成否豈可豫知雖然
吾知其必成也吾嘗讀武門之史見五山之事以爲北條
之爲此不翅崇其教也當其時蒙古氏方覬覦我而數不
得志顧以爲以口舌化異域莫禪教若也故選老其道者
密授意遣來而北條氏君臣多智佯爲不知彼意而特受
其教陽尊其身而實囿之一寺諸禪師亦佯不知我意而
特授其教是以竟不爲元用而爲我用矣大凡佛教之爲
我用多矣中古以來上下墓田皆屬僧寺而近世又以身
毒之徒監耶蘇之類海內編氓無不隸其籍是以圓頂方
袍乃彼司籍之官也香火誦咒乃彼戶部之局也方今東

北戶口日滋月息版圖之廣什陌五百年之古則所謂圓
頂而司籍香火而管戶者寧可加而不可損况古有而今
闕者乎又焉知不有以我而化異域猶元氏之於我者哉
古者以彼人爲我用今也以我人爲我用彼劫諸猜疑之
際而我復諸不諱之世吾是以知其必成也禪師勉旃吾
有愧於禪師焉世之稱儒者未嘗不擯斥釋氏矣而不能
復古之一郡庠也豈尋章摘句之業不及釋氏之有用於
民乎抑吾黨之無偉人足成事如珉山禪師者也吾於禪
師乎愧之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昔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
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
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
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
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
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
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抗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
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
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粹然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昔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
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
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
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
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
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
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抗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
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
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粹然

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視死如戲然而平時趨利避害不顧親戚故雖銳於進而有時不恥於退余於是乎知天正之敗亦由此故莫足怪也歸京師踰年乃得大河原世則世則薩人而負笈東上游我門余一見驚其不似薩人周旋一歲久愈可親不獨其才識過衆文辭足觀而其言可信其行不苟沈實壯毅重恥履義確然有不可奪之風乃知大國未可測余曩特見其小民所習以爲舉國如彼過矣夫世則一介士耳猶尚如此况上於此者乎今薩蓋非故薩也然風俗特化於上而未全及下是學士大夫之所當憂也夫以薩人之勇而又教之知方則其親上死長之

俗豈他邦所及哉如世則之賢自今益力學成器必不久於下者異日或思余言未必無裨益也故於其歸書以爲贈世則勉旃歸過三阪至吾發慟歎處其亦停馬諦觀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橐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群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為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立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為主者，有以茯苓為主者，有以求苓為主者，

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
有桂有茯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
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毋乃類此乎廷錫
藥籠之中物既充矣吾欲其用之約以達也行矣廷錫歸
閱其叔必之方必不以吾言為非矣

平安萬病問予以文章之起出其書中之辭本辭係於
小令我對其其外予之辭也辭者辭也其外而辭也
身門問辭辭以對其外之資辭於辭也其外而辭也
其小田以辭也

送山根子慎序

子慎將歸長門訣我而請言余曰子長門人也蓋亦聞洞
春公之事矣公嘗問左右曰吾於古之君誰比有儒士對
曰殷湯周武比公笑曰吾乃今知吾之不若湯武也湯武
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其人慚縮而退噫儒之不用於國久
矣不用儒乎儒之不可用也夫彼創業自我作古非如後
之閱於格也使儒之際焉者苟有才與識可以參其猷則
將拔而用之何必曰桂曰浦云乎哉而令嘲而舍之則誰
咎歟籍使第無可用何至以所識於方冊為貢諛之資是
庸主之所唾也而况於英雄之主乎不知其主之英雄而

案下一加
看字後下
世字

以此迂腐進乎、盲也、舍殷若周、蔑或稱說乎、聾也、後之爲
儒者、可不恣哉、子慎世以儒仕、世以儒仕者、在今日、勢已
定矣、途已限矣、申估俾而已、雖然、擴才與識、不旨不聾、自
成其可用、誰能禁之、吾可用、而不吾用、吾可以莫愧矣、吾
所誦習、爲何事乎、抱焉而進、不肖枉尺寸、衆頌而我規、衆
唯而我譏、使君若相望而憚之、緩急將有賴焉、是亦有用
於國也、孟子曰、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又曰、自侮而人侮
之、子慎其思之、余亦嘗以儒仕者、與子慎鄰其國矣、以其
病而無用、退而隱於此、而欲如子慎者、不自侮而有爲也、
聊相爲言之、

送齋藤生從父東遊序

浪華齋藤履侯家業醫、而受書學文於我、聞吾談和漢史
冊戰爭攻守成敗、輒傾聽忘倦、今茲從其翁、將東行、謀於
余曰、學未成而遊、恐徒費日月耳、如之何、余曰、行矣、不獨
扶老承歡、可行也、觀其山川、亦無非學矣、然漫然而行、識
某山某水而已、則與僮奴從者奚擇、夫觀山川、猶讀書也、
當識其大者、又猶作文也、當一以貫之、於是攜之出、飲別
於叡山鴨水之間、指其水曰、是源於城丹之界、而南會于
漢、抵浪華、入海、子所知也、指其山曰、是發於江若、而西劃
山陽、山陰、子或未之知也、故不唯水有脈也、山亦有脈也、

溯漢而一
作而發
脈上一有
山字

江若之脈發於濃越甲信是其腦髓已子奉親溯漢而東
南過鈴鹿是脈之一派南行者東抵函關亦然水則度宮
津度天龍度大井而至江門皆源干脈中者江門與宮津
距脈稍遠地闊而汙諸水匯焉者猶漢之於浪華也故如
東海五十三驛皆緣於脈而東耳故外鈴鹿函關槩為夷
疾子過焉左顧輒見其隆然隱起截雲戴雪富山御岳其
最大者而還而道岐蘇其險乃非東海比無佗徑所謂脈
中也如是而觀可以識其大而一貫之既歸再聽吾談其
可樂必多於它日矣聞子之翁善西洋醫說於人身之脈
絡筋節講之熟矣余之說山川亦猶此爾抑山川之有戰

大者下
有所謂脈
也四字

作談

爭也猶人身之有疾病也余與子皆生於疾夷身安之時
得以徐按其筋脈以資講論之樂可不知其所由哉子過
岐蘇西出至膽吹之山是為叡山鈴鹿所由分派也其下
有曰關原者子其最留心觀焉吾將為子詳說之

本曰關鳳赤子其最雷以贈吾師為下結錄之
如獲西出至觀如之其最燦山嶺東海山合歸其下
其以翁其其如如以資其能之樂下不試其能而為下
年出醉人長之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三國志演義序

大耳兒紫髯奴與阿瞞皆不世出之雄而竝世而出分爭
神州猛將各如雲謀臣各如雨事機智巧三面錯迕是宇
宙極奇之運也陳壽分寫參照如組織然使人心目迷離
一變史漢之局亦紀載中之奇者而小說家又敷衍其義
加之怪幻俶詭蓋奇之奇者矣諸史皆有演義獨此最盛
行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竝稱四大奇書三書憑虛駕
空此則因實結撰而齊膾炙人口斯亦奇矣抑三國蜀義
最正而命最蹇三傑相繼跌仆而孔明吞志而終是自千
古恨事讀史者至此悶極廢卷而演義別構奇說如人人

所欲出使悶者眼明眉舒則可謂奇之極而歸於正焉假使此閒太平記書南朝事亦有若說則吾知其更快人心也是小說之有益世道者非如水滸鼓亂金瓶勸淫之比必問其某真某假則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坊間有譯焉加繡像以便童蒙者而闕其後半孔明事迹不備猶太平記而不盡載楠公事豈非大缺陷近有謀續成者而來乞序於余門人以其俗陋難之曰清士大夫有謬引此中一事爲典猶招人嗤譏况爲之序也余聞而哂曰許之今人動舉其迂僻經義陳熟詩文無痛痒於世者梓而行之纔揭一紙人輒思睡視之此書孰俗陋孰雅正孰臭腐孰神奇

吾寧舍彼取此

古詩韻範序

淮陰侯謂漢高唯能用十萬已則多多益辨夫多多益辨
不過有法以管轄之耳詩法與兵法何異近體短章譬如
組練三千隊伍分明至古詩長篇則八門五花陳間容陳
也其法甚難觀以其難觀而謂之無法是正享諸家之易
作古詩也以其難觀而不敢作是今才子之畫於近體也
今才子才概偏裨耳其不能用大固安正享諸家力大氣
豪動累千言然細觀之如九節度之兵潰於鄴不可收拾
也夫用小兵固不可無法用大兵最不可無法故古人之
作長古也韻以節之節以運之分數整肅首尾相救而變

化出焉人徒觀其變化不知其生於法也昔人論兵曰陳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然不有常法則運
用何所施正享諸家之作古詩是語妙用於無法之前爾
烏乎可乎近代聲詩之盛幾乎抗衡西土而較其勝負則
於此終輸一籌余常慨之而未有以救之也我友武元景
文因西客朱生之言遂大研究群籍上自周漢下至宋明
字推句驗恍然有悟卒纂斯書以警作者作者奉其指揮
熟其法律則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紛紛紜紜鬪亂而
不可亂者將於此乎在國朝乃今而後有古詩也嗚呼古
詩之敗久矣景文以詞壇老將起而救之使人人自知檢

束此書之行也其必有如李光弼代將號令始施而士卒
營壘旗幟精明一變者吾將刮目待之

刻陶說序

周世宗時有請瓷器樣者世宗批曰兩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是真英雄語也余因此思之凡百之工宜直以造化爲師青天雲破何處不可觀何必規規然摹撫異邦人爲哉雖然欲摸天雲不可徒手得是法之所以不容不講也古者銅玉髹漆皆有方說唯陶法散見諸書未有專籍清朱琰陶說罔羅臚列爲至明備我木米翁梓而行之其益世用弘矣翁嗜古士非陶工也少小喜賞鑒古器時或摹造之嘗嘆曰吾欲彫玉玉不可多得欲造銅器不及目其生古色也乃遂有志於埏埴之工以爲嚴兪忌

瓮邈矣。當足利氏時，有若瀨戶四郎，擬建窯而不能全者也。及豐臣氏時，有若伊勢五郎，學饒之青花而僅成者也。輓近則有若仁清，有若乾山，皆規撫西洋而仁清色曇少光澤，乾山徒得其坯體，大抵前輩速於成名，不復刻意紬法，故其說不傳，後人無從按之也。於是苦心焦思，凡古今書籍一字有與於陶者，錄而驗之，最後得此於龍威秘書中，祕書卷帙重大，當初舶來無多，翁特為欲觀此書，購獲全函，綱載而歸，囊橐為空，自此枕籍鑽研，妻孥竊罵，不顧也。然翁之陶不專一體，殆奄有前人，每摸一古瓷，輒逼其真，雖老骨董不能辨，以此擅名一時，蓋資於此書為多。今

出其糟粕，以利澤世人，可以知其存心，而校訂之精，出於實驗，非佗人可比也。翁請余序之，余於此事暗焉，且受而涉閱之，謂讀此書，宜自說古說器始，然後及說今說，今首條盛稱康熙以來，饒窯之良，是在彼中人，不得不云爾。余意清以胡羯王中原陶之精雅，必不能及宋明，彼柴定汝哥皆係中土，而今無聞焉，獨有饒州僅存古樣於東南一隅，是亦其一驗已。則世宗所謂壽夭者，亦為腥羶之氣所熏蒸，縱令學古紬法，終不能得其真色也。我日出處光華，清明況會此熙昭之時，琰之所稱人心優裕，民力緩閑，地產物華，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余已於水米乎見

之故言此以勉讀者使自奮其志不徒恃其法也嗚呼是不唯陶爲然也

土佐日記新解序

承平中紀土佐守任滿歸京以文紀行傳至于今多箋釋者今文政己丑香川長門介新作之解而安藝民賴襄序之曰嗚呼此當時平常言語耳方土佐守之紀之豈料後世有作之注解者而吾與長門介皆生八百年後何知其解之果能得其意與否也雖然所紀者人事也寧不可推知按史土佐守以善歌稱其爲人不可概見然當是時南海盜賊方起而得任此國在任五六年矣則其閒勦賊護民功績豈少觀記所敘吏屬依戀之狀可以知之矣而歸裝中無物可以答其意焉則其清廉不營私又可知矣數

言賊之欲相報無佗嘗被勦討故待解官權而報復之也
道途艱虞如此而纔到京郊停山崎累日者舊宅荒廢自
經理之乃能得歸亦可見廉者之効矣而其後官終於木
工頭位屢得進一階蓋政在私家俗貴門地彼以儒流孤
立坎軻其抑鬱爲何如哉而玩其文詞優游恬易出以諧
謔託之婦人作自晦其功勞而世故人情每躍然於短詞
之間吾是以知其人物才量不特善歌也抑唯其人如此
故其歌如此世之歌人人自人歌自歌歌與人事視爲兩
途上佐守不然也故此記以常語紀常事往往舉婢女童
子柁師棹郎矢口諷謠長短不齊而音節之諧自然成歌

者豈非以警世之士大夫以歌爲歌刻意飾詞失其本旨
也耶其嘗撰古今集猶束於官命不免有礙故於家乘暢
敘之而集序所論歌本性情詞成萬殊鳥語蛙聲誰爲非
歌者已與此旨合焉今長門介亦以善歌名震一世吾察
知其心所嚮乃在於此所以眷眷於注解焉而作解大旨
蓋亦不外於此此前注者之所或未知而其實所謂萬世
旦暮不難知其解者則八百年何足言哉襄儒者也不知
歌者然上佐守亦儒者不可專以歌人目之而長門介亦
非以歌爲歌者所以徵序而不辭也

